

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圣经解读

马小麒

(兰州商学院 外语学院,兰州 730010)

提 要: 作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主义圣经诠释学至今已经历了三个时期,有五大派别。本文在分析众多派别核心内容的基础上提出:只有批判地博采众家之长,才能够全面正确地以女性的视角阅读圣经、审视圣经、理解圣经,从而聆听被淹没的女性声音,审视圣经文本中两性之间最初的和谐平等状态,重构两性和谐平等的未来。

关键词: 女性主义;圣经;解读;重构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09)03-0178-03

自公元4世纪基督教被罗马帝国确立为国教之日起,圣经就成了西方世界至高无上的圣典,是西方文明的基础,它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政治、法律、文学、经济等各个方面,是我们深入了解西方的语言、历史、哲学、文学、音乐、宗教和美术的基础。而针对圣经的阐释、研究和批评也逐渐成为西方的一门显学。两千多年来,西方学者以多种理论和方法诠释圣经,殚精竭虑地挖掘其中的文化资源,为后人构建了一座庞大的学术殿堂。作为圣经研究的一个派别,女性主义圣经诠释学将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具体运用到圣经研究之中,是妇女解放运动与基督教文化相遇语境下的产物,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欧丝柯(Carolyn Osiek)将女性主义圣经阐释的立场划分为忠诚派(Loyalist)、抗拒派(Rejectionist)、修正派(Revisionist)、解放派(Liberationist)和升华派(Sublimationist)等五大类别^[1]。这些阐释者的观点有着巨大的差异,立场分化明显,而且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片面性。因此笔者认为只有批判地博采众家之长,才能够全面正确地以女性的视角审视圣经、批判圣经,从而重建隐藏于圣经之中的阴性传统,重构女性与圣经文学之间的和谐状态。

作为一部伟大的文学巨著,圣经中描写了很多伟大的女性形象,如底波拉(Deborah)、路德(Ruth)、以斯帖(Esther)等,彰显了积极正面的妇女形象。并通过她们歌颂了人类共同追求的真善美,展现了人类所共同拥有的理想、信念和社会价值。

《路德记》是《圣经》中唯一以一个外邦的摩押女子命名的书卷。它记述了发生在士师时代一个以色列家庭的故事:摩押女子路德嫁给了一个逃荒到摩押的以色列人的小儿子,成了他们家里最小的媳妇。后来她的公公和丈夫及丈夫的哥哥都死了,只留下路德和她的婆婆、嫂子,三个孤苦的女人。不久,路德的嫂子也离开了。但她毅然留下来照看年迈的婆婆,并陪伴着婆婆回到了以色列,靠去拣拾别人掉下来的麦穗来抚养婆婆,生活很艰辛,而路德却从没有叫苦叫累。她的品行、她的美貌引起了一个大财主波阿斯的注意。最后,波阿斯帮路德赎回了夫家的家产,并与路德喜结伉俪,生儿育女。这个故事表明了在那样一个“各人任意而行的时代”(《士师记》21:25),像路德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女人对于他人表现出来的坚定无私的爱以及她们的亲属阿波斯对这两个寡妇的恩赐。借着这个故事,本卷书表达了这样一个主题:“忠心与虔诚”。在那个“各人任意而行的”士师时代,在那些默默无闻的人当中,还是有这样的挚爱、忠心和虔诚。在《圣经》作者看来,这表达了这些普

普通的人对耶和華上帝的依靠与盼望。而按照这卷书的记载,让这位摩押女子,一个非犹太人,在整个上帝救赎的历史上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她成为大卫的祖母。正是这样的家庭中,上帝兴起了拯救以色列人的君王。

《以斯帖记》是《圣经》中仅有的两卷以女性名字命名的书卷之一(另一卷是《路德记》)。以斯帖是以色列亡国后被掳的一个小女孩,由一个虔诚的犹太人抚养成人。以斯帖长大以后,凭着美貌与贤淑,成为了波斯皇后。有人密谋弑杀国王,以斯帖以自己的智慧避免了一场宫廷政变。以斯帖对于波斯帝国最大的贡献则在于她成功地使帝国免于一次被毁灭的异邦人入侵,并且最终使得制造阴谋的人得到惩罚。《以斯帖记》实际上表明的是上帝对于女性力量的赞许和肯定。该故事还表明的是因被掳掠而生活在波斯帝国内地的犹太人设立一年一度的普珥节的来历。在《圣经》中以重建圣殿、城邦、民心的主题之中,以斯帖是作为上帝的使者而出现的。她凭借女性的智慧和力量而显示了以色列民族与上帝的和谐关系。

在《士师记》中共记载了以色列的十二位士师,他们所跨越的时代覆盖了约书亚死后直到扫罗开始为王的这段历史时期,而底波拉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女士师,女先知。在她作士师的时候,夏琐王耶宾国力强盛,他们欺压以色列人达二十年之久,而且他的将军西西拉常常率兵骚扰以色列北方诸支派,抢夺粮食和财物,甚至强抢以色列的女子为奴,而以色列人却没有能力抵御仇敌。所以耶和華就派底波拉来拯救以色列人民。底波拉请来有才能的巴拉来领兵,但巴拉对此却并没有信心,于是底波拉就鼓励并协助巴拉英勇抗敌,最终她依靠自己的智慧和信心,打败了西西拉的部队,挽救了以色列人民。底波拉的故事可以简要地概括为“悖逆—拯救”的主题,因为以色列人这一时期经历的正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的时代,上帝的拯救显示的是上帝对于以色列人坚守誓约。底波拉正是体现圣约的使者。

日本女性主义神学家娟川久子注意到,当耶稣受难故事接近尾声时,男门徒都四散奔逃,只留下了三个妇女:抹大拉的马利亚、小雅各及约西的母亲马利亚、撒罗米,接着她们又出现在耶稣被葬的现场,最后亦在耶稣复活时出现^[2]。这些女性是耶稣的十字架下唯一的知己,她们参加了葬礼,成为复活的第一批见证人。她们被视为耶稣复活传统的真正担当者,是耶稣的真正门徒。

除此之外,《圣经》中还记载了很多优秀的女性形象,如有勇有谋的利百加和米利暗,寻求智慧的示巴女王等等,这些女

性构成了《圣经》叙事话语的重要部分。

二

尽管《圣经》里出现了很多智慧女性的形象,但在几千年以男权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女性形象消隐了,也就是说,圣经妇女的形象,声音,地位及重要性在父权制文化中心中被消解和边缘化,甚至整个圣经中的伟大女性在执行完他们的伟大使命后就消隐了。

《圣经》中正面描写的很多女性形象都不同程度地染有男性中心主义色彩,其存在价值在于衬托男性角色。而且与圣经中的男性形象,例如《旧约》中的摩西、约书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所罗门以及《新约》中的彼得、雅各和保罗等相比,圣经中的绝大多数妇女没有名字,那些即便有名字的妇女也常常消隐在男性形象的阴影之中。

路德虽然是圣经中着墨较多的一个女性形象,但在《路德记》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而且她的身份及在文本中存在的价值由男人们决定。她并没有摆脱父权制度给她划定的角色,甚至完全支持并驯服在父权价值之下,代表男性权利和价值的波阿斯成为路德的拯救者,而她的主动性也止于以色列的婚姻制度,为夫家生子续嗣。同时,她的重大意义在于她的曾孙大卫。

和路德一样,《旧约》中还有很多被正面歌颂的女性形象是那些“重要儿子的母亲”们,她们的身份和在文本中存在的价值由其儿子决定,如拿俄米、西波拉、米甲、亚比该等,她们因夫而荣,因子而贵。这些女性角色不具有自己所属的权利,她们的重要性仅仅局限于她们是重要儿子的母亲这一范畴。而她们一旦完成父权制赋予她们角色,便从舞台上撤离,直到她有可能再次履行下一个男性中心主义角色。

即使是圣母马利亚也在父权制文化中心中被边缘化了。费瑞白奇(Adeline Fehrbach)对《约翰福音》中的女性形象做出了独到的分析^[3]。她指出,《约翰福音》迦拿婚宴上的耶稣之母形象塑造了作者称之为希伯来圣经中“重要儿子的母亲”的性格类型。“他们没有酒了”这一含蓄的要求是让耶稣“显出他的荣耀”(《约翰福音》2·11),耶稣之母的行动即在此策略上发生,并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但耶稣的反应“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约翰福音》2·4)以及门徒的举动都使她被边缘化,直至她在耶稣受难的场景中再次出现,去履行另一个父权制角色。

《约书亚记》第二章记载了一个叫喇哈的妓女,她救了约书亚派出的两个探子,这位女英雄善行的结果是“约书亚把妓女喇哈与她父家并她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她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她就住到以色列中,直到今日”(《约书亚记》6·25),但她此后就消失了,从此再也没有在圣经文本中出现过。

费奥伦查是解放派女性主义阐释学的代表人物,她认为圣经的中心是人类的释放,女性主义阐释的目的在于使圣经中拯救男人的信息普遍化。她在1984年出版的《以她为念》中阐述了耶稣受难的故事,特别指出了三个人物:出卖耶稣的犹大、不认耶稣的彼得和一个用香油膏(抹)耶稣的女人。尽管耶稣明确说过“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马克福音》14·19),可是,当犹大和彼得的故事镌刻在基督徒的记忆中时,那位妇女的故事事实上被人们忘记了,甚至连名字也没有留下^[4]。

凡此种种表明,女性主义诠释圣经的目的在于恢复一个被人们遗忘或忽视的女性主义传统,恢复人们对圣经妇女抗争生

活的记忆,并打破男性中心的圣经文本对女性的控制。

三

更进一步说,尽管圣经文本中突出了男性意识下个别伟大的女性,但大多数女性在男性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下消隐、湮灭了。因此,除了要重新审视圣经中有关女性的正面信息,体认女性主体的正面形象之外,我们还要聆听圣经中一向被忽视的女性故事,彰显“底波拉峰巅,路德峭壁、以斯帖山脉和犹滴丘陵”之类的“女英雄里程碑”之间的其他女性^[5]。

女性主义基于共同的女性经验所达成的共识是:在几千年男权文化居于中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女性作为“他者”基本上是失语的。而在圣经男性中心意识形态的叙述视野中,同样存在着大量的歧视、虐待女性,并将其置于从属、次等地位,及奴仆或财产的情况,如《创世记》第十九章所多玛城的罗得为了救两个天使竟然对众人说:“众兄弟,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她们做什么。”在《士师记》第11章中耶弗他将自己的独生女儿献给上帝以感谢耶和华让他战胜了敌人。在《撒母耳记下》第13章中大卫的儿子暗嫩玷辱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事后又将她赶出门去,而她的同胞哥哥却对她说:“我妹妹,暂且不要作声;他是你的哥哥,不要将此事放在心上。”《士师记》第十九章记载了一个无名女子的故事。她是一个利未人的妾,因对丈夫不忠心回到父家,后来被丈夫接回家。途中,遭到城中匪徒的围攻,丈夫为了自己的安全将她交于众匪徒,于是“他们便与她交合,终夜凌辱她,直到天亮才放她回去。天快亮的时候,妇人回到她主人住宿的房门前,就仆倒在地,直到天亮。”(《士师记》19·25,26)。后来,这个女人不但没有得到任何人道主义的关怀,而且被丈夫用刀切成十二块,传送到以色列四境。

在《出埃及记》、《申命记》、《利未记》和《哥林多前书》等章节中还阐述和规定了女人的从属地位。《出埃及记》第20章17节、《申命记》第5章21节都规定了女人是男人的财产,女人无权控制自己的身体。《申命记》第24章1—4节还规定女人没有离婚和拥有自己财产的权利。《利未记》第十五章不仅将女人排斥于圣职以外,而且,与男人相比,她是不洁的,行经期间要受到严格的隔离和控制。《利未记》第27章1—7节甚至规定女人的身价也低得多。正如温德尔所说:“在教会中女性的位置确实是教堂的长凳”^[6]。《哥林多前书》14章34节还写到:“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中一样,因为不准她们说话。她们总要驯服,正如律法所说的。”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罪恶来自于一个女人,因为她的缘故,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死去。”(《耶稣·西拉 Jesus Sirach》25:31—32)

西方女性主义诠释学的先锋与领袖之一,修正派代表人物特里波等人从圣经文本本身化解圣经传统中的父权制文化,她们认为,圣经中的父权体系基于历史性而非神学性的限制,但传统可以革新,角度可以更正。特里波在其《恐怖文本:圣经叙事的女性主义文学阅读》中着力剖析了希伯来圣经中的四个女性故事,即夏甲(《创世记》16.1—6; 21.9—21);他玛(《撒母耳记下》13.1—22)、无名女人(《士师记》19.1—30)和耶弗他的女儿(《士师记》11.29—40)的悲惨故事,从而展示了父权制下女性体验如何被漠视,人格如何被扭曲、生命如何被牺牲的过程。特里波认为,被利用、被侮辱、被驱逐的奴隶夏甲,被奸污、被唾弃的公主他玛,被凌辱、被谋杀、被肢解的利未人之妾,被杀戮、被献祭的处女耶弗他的女儿,这些妇女的苦难生命历程凝聚成了《旧约》妇女生活史的核心观念,令人恐惧^[7]。

然而,正如绝大多数圣经阐释者所承认的那样,圣经中很多文本是以父权制的形式流传下来的,圣经是以男性为中心进行编辑的,也是以父权制的方式接受下来的,而且至今仍然在按照父权制的方式译解、解释和宣道。因此,女性要坚持以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和理解圣经。

四

正是因为圣经中这些有关女性的恐怖故事以及律法中将女人置于从属地位的规定,使得以达莉为先驱的激进女性主义者断言女性主义与基督教有不可化约性,她们认为圣经及教会传统充满了根深蒂固的父权制思想,必须完全摒弃,而基督教神话既不合乎道德也站不住脚,因此圣经是女性主义的绊脚石,女性主义的任务就是清除阻碍其前进的一切障碍。但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圣经中确实存在着大量的漠视、歪曲、凌辱女性的事例,圣经仍是女性主义基督徒信仰的基石,我们既要忠实于圣经,又要坚持女性主义立场,以女性主义立场重新解读圣经。重构女性视野下的圣经解读,审视圣经中男女之间原初的和谐平等状态。

绝大部分女性主义阐释者在阐释圣经时都接受如下预设:问题存在于父权制下男性对圣经的翻译与阐释,而非圣经本身。她们坚信,一旦圣经得到正确的解释,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妇女低于或从属于男性。他们承认,圣经中对女性作了很多积极肯定的评价和描写;如果仔细地、敏锐地阅读圣经,我们将发现肯定妇女价值的部分;如果研究圣经中的一些象征,我们将发现一些动人而强有力的女性意向。

特丽波的“非父权化诠释学”把注意力集中在圣经文本的语言问题上,从父权观念的背后揭示圣经文本的深层意义,她认为圣经中男女之间原初的和谐平等被后来的父权制所遮蔽,上帝在创世过程中给予女人的位置与父权制所限定的女人的位置截然不同。因此,应当“用另一种方式,在没有以色列男人,保罗,帕特,朋姆斐尔,和其他男主人的遮障下重读圣经”^[8],并且要发掘及重现圣经中挑战父权制文化传统的内容,包括加强被忽视的文本和阐释这些文本,从而探求圣经中最原初的男女性别状态。她认为圣经中将上帝描绘成女性形象的例子很多,但一直没有受到重视,需要加以重新解释。她指出:(上帝)女性形象的(另)一个例子是以希伯来词根 *rahm* 出现的子宫暗喻。这个词的单数形式表明它仅属于女性的生理器官,其复数形式意味着人类和上帝的怜悯。上帝怜悯(*raham*)就是上帝母性,(见《耶利米书》31:15—22)。许多世纪以来,翻译者和评论者忽略了这样的女性意向^[9]。

温德尔认为“上帝是父亲,但更多的是母亲”^[10]。在《旧约全书》中,上帝对待以色列人的态度、忠诚和救助常常以母亲的形象表现出来:“难道一个女人可以忘记自己的孩子,一个母亲可以忘记自己的儿子吗?”这个号召他的子民去战斗的耶和华现在变成了一个女人:“现在我要像难产的妇人一样喊叫……”(《以赛亚书》42:13)

此外,《创世记》中神的称呼“Elohim”在希伯来文中表示复数,而且从句法上看,“男人和女人”在句法排列上与“上帝的形象”对应,使彼此和谐的性别。女性主义诠释者还发现,“Elohim”具有阴性的一面:Eloah 是闪族女神,El 为男神,Elohim 则是男神和女神的统称。

从创世顺序看,在有植物、动物之后有亚当,而后有女人,依照福音书的观点,“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马太福音》18:4;《马可福音》9:35;《路加福音》9:48)。特丽波认为,女人的最后被造是整个创世过程的巅峰,是叙事的高潮。这一观点直接

对抗与颠覆了传统诠释者对女人从属性的断言^[11]。

女性主义者在解读圣经的过程中还发现了耶稣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与女性主义相和谐的形象,他在自己身上将众多的男性与女性的行为方式融为一体,并用自己的行为挑战了父权制男权中心的观念,被伍尔夫看作是第一个“突破古希腊罗马世界男性中心之人”。他在井边与名声不好的女人谈话;他拣选了一个女人宣告复活的消息;他打破禁忌治愈了患血漏的女人;还接受一个可能是妓女的女人为他涂抹香膏;并宽恕一个行淫时被捉的女人,这一系列叙事表明,耶稣是一个保护弱小,伸张正义,为他人服务的典范,在他身上,女性主义者体验到了正义、自由、完全的力量,看到了被允诺的未来图景。

温德尔认为耶稣是一个“愉快的节日庆祝者,他同各种各样处于次要地位的人群攀谈,而首先是以一种绝对的伙伴身份同女性交往。就连他最亲密的男性朋友也感到惊奇和气愤的是,他甚至更偏爱女性。”^[12]

除此之外,温德尔还发现了耶稣与女性之间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女人们从他那里得到福祉、健康、生命、酒、人性,她们同时也给予他感觉、使命、终身目标和团契,如果没有团契,使命和目的就会变得远离人类,变得抽象起来。她们获得生命力,对他寄托着希望、信任、寄托着超越他自身的景象。她们伴随他的旅程,把他变成他本应如此之人,变成所有人服务之人,变成能够安慰所有孤独者之孤独者,变成能够给予所有的人以自信心之人,变成虽然走向死亡但并不孤单之人^[13]。

五

综上所述,在圣经文本中既描述了很多善良、美丽、智慧、勇敢的积极正面的女性形象,但同时,我们注意到圣经中的妇女形象往往有其局限性,她们的价值往往是由父权制文化中心所规定的,很多女性形象的作用在于陪衬男性形象。而且,除了人们非常熟悉的个别女性之外,大多数的女性则在男性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下消隐了、湮灭了,她们的故事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在于男性中心主义对圣经的解读,而非圣经本身,作为一部伟大的经典巨著,圣经本身是肯定妇女价值的,是承认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和谐关系的,因此,我们应当全面正确地以女性视角阅读圣经,解读圣经,审视圣经文本中男女最初和谐平等状态,重构男女之间和谐平等的未来。

参考文献:

- [1][2][4][7][11] 梁工. 西方圣经批引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330,369,341,345,363.
 - [3] Adeline Fehribatch, The Women in the life of bridegroom: A Feminist Historical - Literary Analysis of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Fourth Gospel, Minnesota[M]. The Liturgical Press, 1998:32 - 33.
 - [5] 张岩冰. 女权主义文论[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74.
 - [6][10][12][13] (德)温德尔. 女性主义神学景观[M]. 刁承俊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76, 93, 77, 123.
 - [8] Phillis Trible. Depatriarchalizing in Biblical Interpretation[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March(1973): 30 - 48.
 - [9] Loade Ann ed.. Feminist Theology: A Reader, Kentucky[M].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0: 25.
- 作者简介:马小麒(1968—),女,甘肃兰州人,兰州商学院外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责任编辑:国军;校对:宁远